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九華集卷十五

宋　員興宗　撰

小簡

上宰相

某深惟相府之尊道冒天下天畀吉德神懐正直奮謀經濟與聖胥會萬祉百福昜求豈有窮哉某一介西州之賤惟與胥民歌陶大化之餘夙夜欽祝而已某自揣人微且賤何足以識測盛德之千一然百吏之末一屬

霞露之下敢以借言之恭惟僕射相公蘊神機躬道妙上亮王采下紀民彝自邇年對司台柄德蔭遐表固足以本中庸于萬事備賡歌于九德待之有道而載之無窮矣某區區庸妄何足以識之某仰惟國家世洪業闡大猷倡治于萬世贊圖賚弼必得盛德百全之英使庶工仰式而後可令僕射相公以碩大之資輔之以忠厚之望誠足以寄國之一體而正邦之百度天下朋應胥悅誠不可以殫述也

某伏審僕射相公勲徳照世名儒搢紳皆願掃門而無因望焉而不得然竊窺鈞座之意亦豈不欲廣羅天下英才而置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取之也某固庸賤然結髮志古文二十餘年游神孔老之門含英漱潤不謂不久謹忘其名爵之微距躍獻所著老子解畧一軸伏惟鈞衡之暇稍賜微睇庶知其才雖猥散而用力於斯文之舊也埏鎔之餘稍加光庇某區區企訢與日無既

某輙有危懇上瀆鈞聽曷勝震惕惟九造垂恕是以敢冒言之故侍郎闗丘公戶侍湯先生皆法度盛德之士也相公以鈞衡之重不忘雅素之懿不替夙契之舊此近世未有也闗丘入蜀之始某待命賔次一見其文而稱之至湯戶侍入蜀求某于蓬艾之間而置之賔客之右周旋四載日聽二公超卓之論稔聞相公道德之美是時已有彈憒趨走瞻祈之誠矣會西南省試偶以孱愚叨竊第二不幸萬里南下沿道失舟驚苦之餘僅得

一第因赴訴於有司以故事類省士上三名求一教官以慰垂白之老卒成蹉跌於是因所學之素露塵之於鈞屏之下相公乃良其力學而摘其經言特賜命召是時某以失舟旦夕寒餓俟命十一日即出門更節而呼召之音至蓋相公雖有深仁育物之心一士失職之念但某敗棄之寃不及需司命肉骨之惠豈非命矣哉每一思之即悼心蹴骨重念某曾以斐文較藝西蜀濫冠諸經又以布衣出湯戸侍關丘公門下學衆人之所不

學言衆人之所不言一失恩道狼狽日甚今者迫以簿書之遠地又以親老之羸瘠欲去則不可今顛躋至此相公於二公折位貌之崇有莫逆之素豈其一客之愐愐而不為之動心乎昔李師錫秀才受知於李觀元賔元賔亡後韓退之收録師錫而稱道之退之之詞曰元賔既遠其丈益可貴重思元賔而不見見賔之所與者即如元賔焉今某雖幺微然即二侍郎之深與也相公好古樂道名高退之而亦肯棄二侍郎之所與者乎用

是自決作爲一書仰投鈞座伏惟鈞慈俯賜憐察羈蹇特除教官一次使得誦古學著陳言不失素志其闕次謹録如别紙伏希推明前者呼召之恩特賜收録某以孤生單微仰瞻宗工孫懷南注惟祈以大道日被寵光以福萬宇𠖥企𠖥企某恭想贊燮大勲格於中外施及德門百趣均祐非百吏稱頌之可殫也

謝王中孚提刑

某上覆某官即日暄意漸深恭惟使節所届百城仰止

神用兼贊台履動止億福某方幸趨侍屏著夙夜欽頌
敢幾妙畫行即禁掖隆渥之除下情預深忭詠某深惟
朝家世閥大猷仁被廣宇獨憲臺之任矜式百吏内外
惟均非得忠厚百全之士使庶工仰止曷云具盛哉今
台座清節足以蓋世道學足以邁往是用上膺宸眷下
肅一方則禁近親切之拜階此而始必矣非誣非佞某
淺中下吏竊仰宏度浩若河漢望之無涯而窮之無端
雖夙夜滌心仰止豈足以測知萬一者然猶徉西南上

質垂紳下訪僉論咸謂某官高情雅量英言奥述踐更之久固足以本中庸於萬事備賡歌於九重今其時矣旦夕元軸之秉某尚竊遲之

某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凡名流信士皆願誦緻教言蔭徳芝宇而台座亦豈不欲廣羅天下英才置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親至範也某嚮者攝局成都幸屢奔趨瞻拜顔色然吏役總總不獲日受碩大之言勉其所未足退常咿矣豈其天幸遽在

延鎔之餘一動光庇心神交馳與日無旣
某常深究當代之士拳曲趦趄於大賢之門求合規繩
曾不得履其墻伸其喙此無他仁人旣在高位如炎曦
一作而衆爝自熄餘光皆不足進者也然退求古昔之
義或以塗中一盼為有道之深取堂下一言為晉卿之
不棄國士相遇令名至今士如自治一已又何必拳曲
趦趄求大賢而後合哉今某疎庸無似乏一介之援獨
受門下特達之知則先生超然與晉卿有道而無間矣

某退然自循於中非先民受知者比也敢不竭其犬馬
視後而鞭仰報知遇夙夜惟深策勵而已

代人上張尚書

朱夏謹時仰惟禁掖崇深武部雄特職穹地峻神天扶
贊台候萬福某謹專勒記上詢興居中悃之誠右戩已
悉比辰暑意漸盛仰惟師長百僚羽儀萬化賢哲所介
擁祥特萬益壽而臧伏丐妙護着明永為王室依賴下
副寓縣頌系之功

某仰惟某官誠明之質溫厚之文二者皆粹然不雜所謂黄琮白璧天地之器南金東箭湖海之望鄉者屢試藩符均勞外府然汲黯寢謀望之雅意自當為本朝之重通者黼扆所以深思旌車所以亟名先畀舊物行秉元樞旦夕真可踵而須矣某伏覩制書以禁掖之任仰屬盛德百全之英誠足以施六藝之明效分九品之清濁搢紳君子與夫蓬茅之細民聞命之日皆懽欣鼓舞引領南望恐拜除之緩也更祈養望台衡遂熙庶政則

山公品題毛玠雅亮皆不足列於大君子之前矣不誣

不佞

某區區一介力劣才下梧鼠五技駑馬十駕深虞不堪

世用今者恪將使事遠蔭㭊幪遊觀盛事登進良輔俾

無庸者得依洪庇與萬類同慶誠夙昔之願也感傃之

懷臨紙無極

代人上楊尚書

夏令云初炎蒸漸劇仰惟典正七曹𣈆來萬祉神天協

贊台履動止集福某謹專勒記上干典籤矣邇者星迎東井風起南薫不審台座日用何似想惟濯纓清塗視草禁掖兩有勝適更乞妙護一節即正三階下情企禱之切

某仰惟某官富文篤學燭理明道冠藝於南宮藹譽乎西蜀令聞令望表暴一世名流勝士殆未可跂而及也五兵要職八座崇班蓋聖王姑示優賢之寵然超除特拜未見其止側耳白麻之宣黄扉之入匪昕伊夕也不

誣不佞

某竊惟國家隤福生靈兼愛南北則繼好息民折衝樽俎當有人焉今執事踐揚中外閱天下誼理甚精且久則附近懷遠之術勝殘去殺之義非執事其誰茂明之某寒蹤賤士遠塵使節飫聞德望今聆顯拜益喜庇身之有地也方墮萬里外不獲進伏兩階乃情依依耳

上許總領

某伏自瞻違崇仞歴月之久即辰秋序微涼恭惟鳳閣

靜深贊命宣勞神天兼相均協休和台履動介億福敢
幾妙啇天倪進總台極上稱朝家圖任之意下情不勝
詠誦之至
某深惟某官以碩人重厚之望間關煩勞當財用屈乏
之時領縣官經費裁奢而節化匱而豐嘉猷丕績皆當
次擢禁從今暫權兩蜀萬貨盈虛為登進之階耳某不
才門闌舊物竊伏窮山知庇身有地區區之私未易殫
述

某不佞嘗蒙仁私備門下一介驅策警之譽之夙夕榮幸今則數奇命舛一去鈴下不終大君子之遇然退自惟省竊伏古人之義甚久悃愊無華不敢持絲毫之欺以事人者此所以雖望崇閎而無愧也惟是感恩之深窮羽栖林不無託庇之望敢忘自修以孫大錫銘肌鏤骨未足云比

某自四月幸餞台座於永康道中徑歸仙井五月末成都漕司以先生丁寧奬借之故遂蒙不遺差權黎州教

官某雖深荷台座雅眷存恤之不衰六月初闋朞已滿然某衰病之餘望德門之惠嘆咻未終見今尚伏故里常深思之昔晉文渡河欲棄敝席子犯聞之終夜而泣子犯不泣於他而泣敝席何也敝席舊物也晉文始與俱出不與俱入充類而思之此子犯所為泣也今先生德履固超於古矣僕雖非才猶愈於敝席伏惟與衰不至終棄無令搢紳有懷子犯之泣者敢冒言之伏幾台亮

謝大卿

某皇悚百拜上覆都大大卿先生台座比日敲蘊上承
鎮撫計司經晝之間神明相祉台候動止萬福某展布
之懐已具右紙敢祈保祐沖德即踐機柄下副具瞻之
禱

某皇悚百拜上啟某嚮聞都大大卿端行素履見推朝
右故屢試霜臺升内史譽望甲於東南蓋哲人君子之
履名位無往而不自得也迺者得請補外寬九重西顧

之憂然夾輔之勲旦暮可見豈容閤下久外耶鋒車之
召轉武可待也欽望欽望
某皇恐百拜上啟伏承大卿才學淵贍躬踐巍科雍容
論著誠所謂出緒餘以驚世也凡儒衣儒冠皆願閣筆
旦暮承教但恨無階耳不佞不佞
某皇恐再拜上啟某深惟今世利源能衣被天下者無
出全蜀而全蜀大利惟摘山市駿而已故朝家於此必
用老成舊徳才能經濟者為之則西民有頼矣是宜廟

堂眷倚於閤下也聞閤下視事云始勲敘震疊想已游刃其間餘地恢恢耳

某皇恐百拜上啓某樸學下才隱約山城久矣未嘗獲瞻履舄今一旦收録門下遽貤台翰增光蔀屋然過情之譽非寒儒所宜蒙也不敢當不敢當

某皇恐百拜上啓某自分廢棄今乃獲與諸令桂講磨所未至幸甚過望

上丞相葉公顒

某區區之私敢言之閤下夫世有位廊廟官卿相而能
彈壓百吏震耀萬世者必其中有以格於外可贊而不
可及也故居則以德勝位動則以道勝欲事則以公滅
私此數義者近世蔑有之矣相公先生獨兼之是以不
肖者得攀援於風濤急悍之中備員中都秋毫皆出恩
力也心論感刻非託尺素猝猝可具銜戀之極不知所
云伏自大參相公平日剛大之氣以旌别善否扶導風
教為已任遡者青蠅點素特然不撓善處衆枉不競如

此聖上灼知特召遂有謁見刑儀之心此天日清明豈浮霾所能蔽虧哉竚見君臣千載之契自此不膠而固矣

某才薄力劣然束髮逮今學非古不致力然亦不自知其果至於古未也嚮者朝無知聞相公先生一見温乎其容炳乎其語以為其言浸浸可與談兩漢先儒制作者某顓蒙筆墨受知一至於此何以論報昔者漢德光明諫大夫褒大夫雄頌賢臣贊充國此二子亦蜀産也

況相公先生名照中外勲在旂常異日願附雄褒之義秉筆以俟

某以穹卑之間不敢輙爾上詢鈞眷動息諒惟德門之祉與日無既某慙感之積思巨身微答謝無階有委今敬齋祓以請

與劉侍郎

某瞻違英緒倏見秋色中間一再上書度次第呈徹矣比日伏想邑屋晝繡逺輩前哲萬福来相欣尚欣尚

自舟之西班心岑索鶱於禁密者吾公皆可以意揆也
風俗日頽委時事日艱棘何自從公巖居川觀抵掌論
道乎但規雅望不容久吏空山此則可念耳未即披際
敢幾以時消息行秉機軸以福善類至布至告
萬里一紙之問不數數矣不當有請雖然恃長者無恐
也有李舜臣字子思者與之州里本寒家子少不弄長
不流頽通文誼非專學于惡習者如此人當在君子教
載之域今歲登第調安仁簿冠履先後獲漱濯於天河

之旁顧終有以憐異之李非特僕客馮當可亦客之矣幸併以為照

與任子淵運使

某去秋三巴道路艱棘中辱賓遇之寵旅悰有開仰荷疇昔心期之照渠渠如此感慰愈敦矣縻縶萬里坐見殘暑恭惟式需新渥使事俱宜台候萬福尊兄志於道學立已誠有本末推之華顛九牧當敬歎矣未容徐回一道也更祈為名業自厚行即特招之寵

某嘗於便風驅狀詢作止令嗣初一二見過名門之秀歎仰不能自已也尊兄於某厚之至矣近欲畧具豆觴遍訪之已出國都數日不敏乃爾無所逃責也能示照否表姪喻倫乃㧊滕子宗家也少年力學有師承既得第此志不墮泯又其叔充與子方年友雅故肁聯獲至於大門者以義自守見公為已後矣聞尉内江又出治所其他奬與教在兄咳顧間不贅瀆也尚幸三復之

與王顯謀

某諂布之誠已列右戕北辰凝沍斗寒想惟吉徳慰舊茂躋協氣無有紀極某將遂趨叅崇屏嚮風瞻頌徒切

甲悰

某上覆蜀故天府也物衆地大然軍民所須以一方而備四境為之支計者亦難矣取予翕張非得士安張滂之才欲上下兩裕何由哉自台座主計以來公論翕然以懽以服葢言政而及化則政無不順言利而主義則利無不通台座於此裕乎沛然矣益幾寵光以副蜀人

祈幸之意也不敢誣佞

某才下不丈不足為世用然受知門下奬予過量假令懵而無知猶當銘刻肺腑況結髮志道粗有知耶正以榮賤相間旬月不克布尺記於崇屏然夙昔依慕之誠無頃不瞻頌門闌也僣愬僣布

與韓道濟知郡

某上覆前被教貺其所以斬予甚過自分踈敹何以得此於至友且親者乎感尚竟不可名春事流擲敬承即

日裴治之間行福一方衆祉備順某敬具記咨候區區

復容嗣音預此不周布

某辱兄萬里致縑素及手筆奬諭過量自度無以報親契雅㕘惟竭意贊歎美而已乃今所得郡奇秀便近前書已具白矣更宜一意勉勉使譽處之積聲下吳楚則丞相除吏得無用崔祐父之故乎空山留滯亦非所慮也兄其勉之兄其勉之

與漢嘉李清叔

某再拜即日隆暑旅人鬚髮日化其何以堪伏想栖遅樂郊觴詠日適不知歲月之流此樂可名哉甚休甚盛某雖忝清曹然人事役役終無俛仰一閒之頃内不自聊迺知前修著書静福必林處巖居非烏帽紅塵間物也清叔知吾心樂否耶是心飄忽思與征帆俱西願益持養以全名業為請

某與清叔言别後學力日荒落老候益冉冉將至又不精吏事大似了官逋非有春容之態所欠與山間一二

高士抱神一息耳造物同靳誰能違之公能役照我誠必為浩歎也賤屬前過漢嘉辱賓遇至厚令人無涯慼感

某别德之日殊濶大抵拳拳多君子之思冬埀盡尊候體力轉休未遑布問秖益慚悚鄉曲黄忱秀才學力殊老於世故亦能周旋以清叔風誼之高能為明年於親朋處創一學地以延之蓋渠苦於食指之衆耳其人有特操故為一及之望清叔加誠可也至照殊幸

某去歳道經盛都遂獲披奉殊以為慰邇來倏及殘夏伏惟燕居習静之餘履况超詣萬祉所介某山間陶然多難百罹之餘侵尋二毛矣度跌宕詩史自有勝適乞為遠業自愛千萬千萬

某苦無他技然從事古言者二十年餘以公名亭之意甚篤故為筆此記然其間字語皆直遂欲不慚作者耳

與四叔承事

某百拜覆四叔廷評尊右違去侍側泛涉經年三峽重

湖之險不可名狀邇來盜賊尤狼戾姪遠道多有意外之恐侵尋至窮臘方至闕下既已艱苦矣豈謂主公又先去國在蕪湖曲折見之根本既摇枝葉何賴焉但以君命猶天不得不淥心一奉清光宣赤誠耳又平日相知如王樞亦化去王侍郎中孚亦遭口舌小臣如枯荄但倚文墨忠信不問衆口紛華悉心陳議而已兹時爐竈正湯火焰焰可畏姪相時欲求補外未幾見玉屏先生薦者五人皆以次跌去不謂主上頗憐孤忠官之三

館之下使糾逖四方之士自揣愚駑至此視三偶無慊
矣此皆叔平日教督之力祖宗重仍之蔭也知幸知愧
姪既試院一出差除既已先定而諸郎曹諸館職羣聚
以賀廟堂以為兩學得人因此更薄有聲名然見嫉者
亦不無也伏恐尊叔要知子細耳誥詞録之右紙去夢
協弟於文字不可不力吾門寂寞幸加意
某皇恐拜覆四叔廷評尊右萬里外數有西人來必問
諸親尊者起居狀知入新年甚安慰喜無量某近蒙恩

召試禁林薄技之奏賜誥第一天語亦數及之是皆祖宗福庇尊叔平時教訓之力今冒顔道山已兩月矣羣玉之府真清逸耳近亦以濫所司月日復將改秩已得旨放行惟三館有此法其他不可也

某拜覆四叔承事涉暑恭惟燕息靖休尊候萬福某去侍側踰三年餘夢想常在三隅此中海氣昏濕夏中惡暑中人摧頽如醉狀真可畏也又飲者食者俱非蜀産彌覺不堪耳姪甚謀歸計若得一郡以西爲幸近上以

四朝正史未就建置史官凡三四員姪與仁甫各預其一度事勢未可以卒去然麋鹿之適當在窮山似此不見有味也叔壽祉愈穹更宜服適不當以家事介懷碁酒養高一切可也姪方謀般家有可教者願細語之

某拜覆四叔承事不侍几教近五年歲月易得如此每念老叔及二嬸今皆高壽而劣姪又為一官所羈思歸不廢促歸未能也可奈何而又坟墓拜掃之念梗於中涕歎無有已時耳此時又及三秋海氣昏昏殊無樂態

伏想故山高明之地尊候邇來日益萬福楊老弟學力可謂篤老而進取之願未遂兄豈能不慨然乎更宜勉勉當取一第以晚蓋也卿相爰立士民胥慶前歸正士危疑萬狀今着牀眠矣三山之光與天齊也更煩吾叔與鄉父老言之不及一一露布也先此劣姪立朝屢爭一二大事即欲投劾去矣歸川者必能具言之所爭者不可形紙筆會丞相來所言皆合則劣姪尤以為丞相可輔天下大事尚可為也且復少住

九華集卷十六

宋 員興宗 撰

小簡

上虞丞相

某一向竄伏窮山艱難百罹然萬里浩戀勳德之門寢食以之所謂穹卑有間而心則無間也冬事將艾恭惟機政惟新燮輔休明鈞候萬福某已三熏欲趨屏下以聆謦欬之音夢想顧瞻無須臾之置謹先布惓惓之誠

惟鈞慈少加亮察

某身墮一隅猶坎井然歲月不悉南州之事其要者可不問而知知而喜竊聆大賢之進用因卜朝家之休隆耳伏惟某官望高一代勲冠百辟其雍容宿徳故已不朽於前修則或見之矣於今未始見也既積天下之譽徐回久之今始本五兵躋兩地是豈以他岐異轍致之哉天故豐之自葉流根使中外衣冠孰其徳播其馨而後見之用也故所得雖遲而所就大矣甚盛甚休某辱

知遇之恩最倍夷等其為忻豫不能已已自餘益幾保衛永庇海縣曷勝祈祝之私

某侍仁者宿昔之照鈞閫崇嚴敢冒言之某向多困躓非惟自憐雖蜀學公論亦或有相憫者今毛髮種種矣其業履頗亦近古且欲持是安歸乎使鄉來不第尚欲巽幸當世名達有推振者如張愈蘇洵一時薦録為文韓所知是已某且久叨第復為西蜀稍見題品自循其中未必盡出洵愈下也又特膺大賢之知故相公於某

久懐悼屈之歎今者入秉機政器足運力足施苟復畧而後之則亦無告耳矣昔韓退之保籍湜之不畔去故韓之道日尊而籍湜獲為其徒不然後世何有籍湜哉伏望相公興念於此則大恩大徳豈歸他門某所述外史於幽人豪士稍有著見似於國朝大訓不無寸補非敢愚誣自贊也

某孫露艱棘之餘心馳徳門無由即造有不自聊北辰斗星恭惟外身勤國定勞萬里天相神輔鈞候萬福敢

幾為眷注之重保鍊至粹以究光復之勲鈞播萬類下悰不勝叩叩

某比因兵留南者輙伺其歸歸即詢以諸軍聲勢敵人消息諸將勇怯雖細人不足以權大事然即其言類皆拱手稽首稱道兩淮荆襄自魏公及先生皆撫摩安慰懦習漸革國威漸立雖無險塞若荆襄為甚而今聲勢亦見矣諸軍幸甚又某官先生醲賞給均勞逸日夜親撫士卒如此則上下氣勢不隔矣氣勢不隔則利害均

利害均則驅東而東驅西而西雖蹈水赴火皆為吾用者故曰令其一信將仁以勇士選以飽勝之道也况先生已負海内之望將帥無前之功事適機宜而政兼畏愛跬步登兩地乃餘事耳然區區有懷非門下肺腑之事不敢以禀韓退之為李尚書深之曰藩維雖重閤下居之似稍外若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居外自待接過客俗子不宜泄時事務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醫藥以致和宣滯此三言者皆退之誠於李公之

言而亦門下今日之龜鑑也李公不鄙退之之詞卒為名相況先生盛徳重望倍萬於李哉故借韓之詞以為
請幸澄亮之
某屬者多辱手書存記自念摧頽多難之餘疲神古書星霜餘四十矣曲折不遂其槁項空山巖居藿食固當不謂某官累番之墨渠渠慰勉不忍俾之賤等瓦礫同棄於道似欲論舉使少伸眉於世自謂庸陋何挾何能而可報稱先生雖達士遴才不間親外而某日抱玷知

之恐一味感懼而已某七月初終不子之愆日月飛流尚安所視息哉獨懷揚名之念異時勉之可奉丘壠而某非其人也伏惟某官先生出忠入孝為世所推顧推錫類之意掛名言端使曲學俚音粗有所立以償親志則如何其為感為慕也伏惟特賜亮察進之譽之翼而致之幸甚幸甚

某惟門下數膺大賜情倍彘等若三山之高莫可言喻州榜得劉李高侍郎一紙遂成偉觀山川以人物重輕

字畫亦然王公之流字非不勁麗然有如時花旋落旋棄獨魯公乞米帖千載儼然此義可察也鈞諭以劉公名節文章德齒俱高謹已達之馮守矣志修字亦有法式宜為一方所欽重耳

某竊食三館遽已數月每推省大恩崇蔭相望萬里無以酬稱比於鄉人及去兵道襄漢者皆達上起居之問蓋自九月末輪對之後天語甚渥不免有忌惡之者小臣知悉心事君而已其餘進却皆不能計朱堯俞人行

已令面禀曲折度恳屏未之知也往日在漢中見義士為諸將所賤甚困故前日劄子專及之劄中指弊病蓋已十七八此先生素所知悉且欲大有所矯革者也今得志得位不為則何以慰西人之望況幕賔如王能父必能為先生同力區置祖其先人之故智也此劄已下使司多時見黄仲秉説先某劄子一日前使司亦申明事目相符如此蓋利病灼然彼巧者以為有心言之耳可發一笑某自秋後連以胃疾在假邇來彊扶頭體弱

頗費支梧先生逺我誰念之者又旅地私撓百出倉卒
未可立具念赦郵最迅故寄心一紙匆匆叙瞻仰不宣
某自長江鷁首瞻違俯仰之頃周流半歲矣羈情逺意
與日增結即日庚火俱流恭惟頤護作止天相神休鈞
候萬福某冒顏三館日費俸錢雖首末荷仁賢識擢之
舉然才下官微未能努力不知補報之所仰恃英明必
賜照念耳近聞屢遣旌車相公今日出處又關人代興
衰不可不重也昔唐肅代能懲大難化理清明獨李泌

為之經營至矣身著白衣不受職故士不忌不離香案而待君命故讒不行兩河叛賊隨其手而舉之泌之所為有以至此也若謀之不堅已復自外職相聯而士必忌君多疑而讒易入雖才若太公何以善其後一日踞勉彊為之首尾衡決前日魏公是已願相公纖悉此義蒙徳思報不計輕重務罄其誠故輙出此言不賜督過幸甚

某竊聞事君有量而後入無入而後量先生決於中必

素盡量入之謗矣其他人情物態事勢險易子淵子輔必具言之子輔之去甚高某悵然無侶他事對面荆棘未易宣心若丽相公即為言之不久能為先生再出否端人未易得也子淵詳明又故客能盤桓待鈞鑑俱來乎都下有他委異日敢不敬承

某比於蜀兵王宣處具由折之記度以次浼鈞座矣心旌控薄無頃不在門下有懐瞻溯與日俱流大冬又薄恭惟藩翰之閒外控湖海鈞候動止集福蜀固天遠國

大事此不當傳傳之或未信耳聞邇者凡尊主庇民勤邊外身者已皆為首拔此舉也甚休甚偉鄉士有鮑朝卿秀爽有立久從僕遊鄉行甚敦即獲第到天闕參部同輩中最寒約念勲德名世者近自家山誼當執贄於前耳若有鄭棘處望為提撕不勝僭越之祝敢以為請

遂聽崇亮

某秖奉剳命畀職承明實惟君相早夜急才推擇至此然某淳食三館訖無他技重以生平多難積憂成疾彌

月在枕退惟清朝優選大典所寄動流無窮安可令病弛者冒焉居之伏望鈞慈特與敷奏改畀望士庶幾公言得伸而亦某退安職分之一也炯炯孤誠伏乞明照某自惟弱植所以培擁而霜露其英華咸自德門發之旦旦敕勵此志猶懼不能千一報也今又辱丞相先生周澤之渥分仁壽之原委以祝其賦形之初藉名德碩大之老二書畀焉羈人非獨有感亦有慙也敬再拜以致悃臆之謝誠蘊微悰黙付言外

與直閣虞宫使

某伏自江上寒濤中論列遽此兩周歲所矣每因鄉使
三拜懇款之記矣萬里憑尺楮固亦可笑然非此莫能
宣心也某於德門父子辱知最深殊愧無毫銖補報但
處南州班列間殭項不回一絶聲利以此不慙於天地間
是乃所以報知已也伏想必為一笑暑候有漸敬承即
日琳守超適神守泰定台候萬福提宫必須侍夫人尊
親來益昌人生父子天屬團聚之樂萬鍾之富貴其可

敵乎某旅夢三年矣二子方丱中人之習易流每一思之胸趣亦為擾擾自度力微親戚無可倚未能般出蜀耳時中尚冀以門下親賓時賜教飭不勝日夜之望

上紹興師相洪文惠公

即日春暖恭惟耆明迪哲卧護疲民神天薦祉鈞履嚮用全福某職縻學省盡出鈞鎔何當服勤崇屏仰奉鞭靮親履約也曷勝依詠

某違去崇館幾跨歲矣踈惷之迹不自齒於俗静居坐

忘而已獨於門下誠有飢渴之勤然奏記布問時作時曠亦恃大君子神融道照不以苛禮為拘拘也比承相君每接人士常形牙頰有存恤憔悴之意相君於士始得其文不特愛其能又憂其身至於切切如此相君真樂士哉冥頑毫髮未有補報門下但思處下陳頌義覬教為終身榮也企仰企仰

某嚮嘗論相公先生德爵之重當有與國俱隆者前此畧出緒餘選用百吏張持紀綱勲名高世天眷久渥姑

藩翰撫摩之寄然均逸之久與其福一方曷若再踐台
鼎遂福天下耶舍人之裝旦晚可趣不佞不佞
某束髮志古道常以不合近世繩度為病自分不登衆
目相公先生乃形於餘論發於教誘咨以筆墨古始其
言與矣書教枉及三復凛然此退之所謂不以時人見
待之情而以古人見待之意直重臣所以敦獎薄俗而
後虛名者也某不佞何以處此但鈞問辭嚴義密及衆
碑所出何地何里不敢以不詳對綫於申答用是故也

其纖悉具見於書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更為指授其何
既如之鈞閤仙集之眷發祉川增矣都不使令敬三沐
以承
伏以孟冬之月恭惟某官偃藩卧護神明扶持鈞候動
止萬福謹具短啟仰塵記府申候之儀謹列右楮即日
冬律告新霜風初戒不審鈞用何似載惟一代儒宗兩
朝元老勲德所備何福不除更乞仰副倚毗妙導時序
即聞渙號入冠帚司以慰蒼生之望云

某伏審茂膺天奬來鎮藩輔方面得賢中外稱慶恭惟

慶慰竊以會稽巨屏容衛行闕實為東諸侯之長自非

者德莫宜任其責者其間以禮絕之尊暫屈臨之往往

為之假途側聞皇上圖舊之念寤寐不忘衮席久虛人

謂有待區區之悃得之輿論非敢諛語也

恭以某官躬大受之資起中古之治以阿衡納溝之恥

為已任以玄齡救時之術為未優而道大不容暫茲去

國熙天之績鬱未得施彼都人士莫不引領傾耳以佇

大老之歸鼓舞鈞播將天下實賴伏自違去光範再閱寒暑矣雖嘗三貢慶牘三奉誨問足以少慰戀慕之誠猶以不獲一望履舄為恨比者旌纛來臨復以職守無從修敬遡風翹館邈在霄漢下情瞻仰日益惓惓所幸揚庭不久即有依歸預以欣抃仰乞融照

冬候紀極恭惟偃藩卧護神相忠嘉台候動止萬福謹具啟仰塵記府修問興居謹布前楮即日春事伊始散凛餘勁不審鈞用何似載惟㦸德元老神物呵護敢斷

惠令之餘精調饔寢嗣有渙號以寵公歸區區誠情不
勝睠睠
某伏審自膺天綸夾輔行闕股肱之郡儲賢得雋中外
隱然恭惟慶慰竊以丞相先生深純德履一世譽處故
又為東諸侯之長久勞於外天下日望錫袞之期鈞軸
又且虛矣非公其誰任敬再述薦紳公祝云
某竊伏三館覃精窮思器任有極夙夕依仰恩地志不
足達言不足殫也自惟何修何飾而蒙鈞座勉以正大

之學可參古昔自省孱虚百念灰冷何為得此於公哉何當容侍左席啟發蒙端為大君子正類之依臨風重有悁企

與泉守王龜齡狀元待制

某不良時學巖居積數十年晚得一第自度於天下事何等可為者正俯仰不怍以瞻識大君子也退念久縻中都之禄無尺寸以報陛下何面而西乎故邇者歸附之揺揺孽臣再入皆三館言語議論之職所宜吐口者

也何長之可名比觀答宋秘校書乃辱以為今日朝陽之鳴此豈所宜蒙哉前日魏處士元禮亦四三上書及此是公不愧泉石可敬也所可深怪者平時以儒冠自名從而下石以擠斯人名義至此盡矣待制年丈聞此必一浩歎也某雖留然中間飄抑沮動亦風中之葉耳今猶未敢窮日而去以張丞相二三子尚或一意王家兼待制年丈蹈義純明造次不忘吾君也終夕冀旋朝以壯清班耳祈望之誠黙付言外

與元章大卿

某比者劣病相仍矣怪事萬緒何獨燕麥輕搖東風乎老兄視僕此態此抱尚何等可為者如兄涵負逈復散署外縮袖旁睨之餘吾庸知免乎此僕所以每賛諸公摘垂天之翼而斂置道側者獨兄矣知罪知愧元章子輔能甫紹祖同薦入而反覆得旨先二公豈非命哉子輔渡瀘端自不惡一部鼓吹孰與雪雨而待漏兄聲問將為之次矣兄其少安

與范偉明運使

某違教誼逆數之三年於此矣每念崇才偉度振緒餘則有以驚世繼閒手一道之節百城肅畏今世怏士有以超人者果然必公也欽仰殊甚凜冬如許伏惟澄按餘暇神具薦祉台候萬福未瞻晤間丐為修途珍謚以前四輩之招至布至請

某自別崇屏艱苦百罹坐睽老成之教侵尋而髮蒼蒼矣獨篤道著書不敢替前九哥機宜學士聞宰一邑書

郵定絡繹耳久亦不得記月題風駛大發不掩當有朝燕晡越之功耳欽頌欽頌少請鄉士鮑朝卿字宋卿力學敏劭久從僕游既得第欲參使部凡有可以提撕者度不待某再三之布也伏紙不勝禱幸之私

與王憲

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然著書之工窮易之秘某下士也鄉者在湯侍郎門下從旁獲覩斯文因論今世名流第一是時心往形留恨無庭下一日之趨而親

至教也豈期天幸獲在郡縣使令之末則景仰自慰之素一日伸矣

某膚末於學雖有意於先民古書然志有餘而識不逮鄉者濫以明經冠蜀士萬里風濤冒死而歸有司使試簿書退省不敏人微才下奔役固宜然去歲許大卿令茲王郎中皆以充幕下使令某深惟進身循分當從勅書此非勢之然蓋天所啟因至幸堂下之見也懼抃之極不勝卑悰

某恭想中和惠民之風既已稱冠則慶閫上下百趣均祐亦不禱而至也今學士行膺褎然之選西南僉祝虞侯虞侯

與喻少穆知縣

某嫠門言分轉首陳迹矣俯仰再見冬候此情惝恍何如也即日伏計燕息餘閒台候萬福表弟度已榮改今必歸憩鄉山去冬榜目倒指吾弟必無逃名既而相遺邂逅泱科擇鼠為璞者有司例爾耶安之安之以逬晚

成蓋至望也令兄今安在已之官下耶因風寄音不一
某東行李南來局退獨靜坐一僧而髮耳天南俗物盈
前此道竟誰與語然荷渠儂相推可也表弟知僕樂否
乎某來此併去冬已面兩得對皆不自疑外每以表伯
郎中捫膝先生為法巾車候去官之穹畀置之度外或
者尚以為矯不能卹也一對劄皆拆今日碌碌長成背
脇疽根果時心腹肘腋之變可坐而須者幸上聖明能
容之蠛蠓臣無憾矣舍姪歸可問劄意謹不敢於此泄

之耳有可以開曉者表弟勿外

某賤累皆未能成立亦未謀般挈然夢魂飛於三山之下無日得寧耳表弟何以垂教舊見表伯擱滕先生檄蜀遷都等議豈可令後世無傳便風録示一本并寄行狀誌銘之類及劣表勘書於此可為公言之忠節不遂泯沒也少邈曾説及否此最不可緩惟昆仲重圖之

慰蔣右相荎母夫人

某稽首慰言伏承國封太夫人捐簀日深褰營在目恭

惟某官哀摧感慕何以堪處某因風敬諳寄意潛然更祈上為君國社稷抑情俯禮某不勝誠悃之請
某竊以揺落之秋風露凄緊旅人履之百感自集又況大孝天鍾德性夙禀者乎伏想某官内銜大恤追慟永久天摧川湮無以喻也苦痛苦痛然退聞先太夫人抱神虛寂雖寓世諦而初無生死往來之相也一生為家植禮為國生賢軻親珪母皆不足進是所以為不朽也萬冀孝情超脫俗苦之外庶廣先志云

某嘗思日者國論參辰世故痡病非得大賢一手撫摩岌岌乎其艱矣前此主上用是進丞相於羣望之中聲業就緒不謂濟川有期而陟屺增悲矣此非獨大門之憂乃元元之憂也某深知故事竊謂富文忠呂席守志確然不奪天下與其孝趙韓王徑以從政視國如家天下以忠孝兼與之況主上今日視丞相一體也一體既外天日炯炯能無望乎願加三思繹至禮以伸大義中外之瞻惟丞相重圖之

某兩隨下僚尾拜靈几而又聲慰於大路之側傳謂孝子不忘草木則門下賤士度或在記憶之列也卒卒瞻望如不得門祗益悁耳

慰韓叔厚表甥丁父憂

某慰言不意凶變禍延大門三哥知府遽然捐賓天涯老表聞問失聲痛怛涕淚不自已已想惟孝性所鍾天地摧裂悲踊奈何苦痛奈何恨以宦遊縻身一方不能振號几筵生平中表把臂之舊黯然萬里消䰟而已更

望裁哀嚴滅性之戒為門户名業重
某竊知三哥半世壯懷不舒近方有一日之適兄弟六
千石大門偉事也嘗三歎以賀矣西人續續來或説病
狀初不以為信繼又信然終已不起意亦有定數乎直
履清致弗遂止此令人不省驚心驚心某所賦危淺鬚
髮又與日化旦暮苦求祠禄以西桑榆心迫歸訪肺腑
之戚則遂隔世矣此悰此抱悽楚如何慰唁禮如别章
表姐鍾意外之禍想惟哀疚不易子孫賢雅晚日可以

慰前耳深亮深亮

答喻德稱

某辱移記勞勉渠渠哀中銘感倍萬矣屬來暑未減伏計苫几翼如以禮自支某不子之咎轉首遂逼祥琴之期痛疚之忘曷日自已也過承以齋信見惠感刻感刻先丈鏟迹民伍而左詩右書退然隱君子之風向年促賦以贈由是也兄乃欲令書幽堂之銘恐不足以酬盛意如何尚容嗣記以既區區之懷也

答陳經幹

某久違教緒殊切瞻企南州匆匆度歲每壓三山中表之思忽被牋尺感頌殆不可名秋旻流火尊候閒來欲惟萬福某冐顔玉府方懼無以稱塞又歸意促促每馳神鼇之巔矣尚想一陪几杖里中至樂遡存夢境也見彦瞻丈武翁叔凡文社諸父兄敬再拜附鄉仰意起居之間萬萬以壽祉崇畜至布至頌

與滎州句龍知郡

某頓首具禀辱疊紙感思兩極向日逆旅岷下得贍近先中丞雅意相厚自時歲月如流老成凋謝使人心感無窮耳既被教約申實如此信然稱其家兒也慰甚慰甚俯仰俄頃名門有人豈容使君久空山耶會體病劣劣作答字不能佳幸孚照

與喻子真表兄

某頓首啟王子春來閬問具之即日坐計侍候殊休某前此偕舍弟諸人已適山寺四顧幽寂其於文字可冥

搜也仙井里儒千百為羣吾表兄不相求之顧欲見咨意者欲相從寂寞之道退之所謂請繼今以言也聞令表李君亦同訪其人蓋寛中隱厚者宜與偕也

與喻漢輔

某頓首去歲聞公首冠三山緘書遠貢蹈抃可勝意謂日月即至都下有司眩冒文墨竟亦相遺乃爾怪事怪事僕老矣初奉徵命至江上而主者去國一二相知又連去併斥自分飢寒路旁矣無可言者君相欲招示遠

服遂特創此闕司羣士於館此退之所解讓者而況僕
矣哉然肝鬲楚越未易言狀願公更勉前修又再周歲
觀光上國矣當有休問也
某頓首中間承知首奉計書矣意謂便絶青冥老將又
復伏壘耶可念可念歲易經春比來作止何如運幹文
丈里居萬福僕冒顏下館濫爲時士且敬且嫉閒亦同
塵汨泥以自免爾終未若與公輩抵足洞前形神相與
也伯椿君節子發德茂相安好否僕侍詔此間容愁縛

人臣朔之飢又不免也一笑一笑具手墨達漢輔今已再矣公非遺我者也

某南州恍恍度歲如更朝晚然尚思田間與故人一餉把臂之樂惟夢值耳真感真感秋作矣為父拱侍有佳趣否得所示字大瞻尉某官一念捐竭以報所天此寒儒職分也南冠例亦相鄉獨吾土人數加沮謗欲少加辯質恐為岷峨羞今姑安之耳近奏藝中禁上悦可之賜誥第一不免讒嫉愈衆所倚者正論而已漢輔何以

欒我望時惠音切佇切佇

九華集卷十七

宋 員興宗 撰

論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論

天下皆知神之用而不知神之所以用雖上下之異聖人必有以一之一之則能貫之矣雖物之類不可以合至此不能不合也故天之高也人之卑也聖盡己而存神和同於其間而不能不合矣何者神之所以用一而

能貫之效也揚雄曰聖人和同天人之際嗚呼非神之所為乎甞論天人相合之際甚可畏也聖人能得於天且不得於人乎不得於人且得於天乎聖人奉天所以治人也治人所以奉天也天道雖非人之可及然未見舍人而得天者也人理雖非天道之所備然未見安於天而不安於人也世之言曰天自天也人自人也是知形之所為影而不知影之無異乎形也形影之不異則天人之無間也故智者不可以告語者雖語不信也今指

雨以爲濕日以爲燥風以爲動星辰以爲盈虛曰此無爲也天也殊不知知天無爲所以知人也人理寓焉天不人不因也措禮以爲極措刑以爲防措教以爲具措名義以爲本曰此有爲也人也殊不知知人有爲所以知天也天理寓焉人不天不成也故聖人和於已而後和於人和於人而後和於天萬物莫不和矣天人交相和聖人處之無間和之至也雖然勢如此其相邈也用如此其相絶也一有不和有不同聖人如之何其可也

嗚呼聖人於此無傷也聖人之誠明則形形則著著則神神則於天地亦有以貫之矣他日有不期和而和不期同而同者自然之效也昔者五帝之盛帝惟堯為然堯之聖可自用也欽昊天授人時欽天而授時故堯德動天堯無廢人然則於變時雍者不期和而和不期同而同之效也雖然天下知其二不知其一二則天也人也一則神之用也二而能一則吾不知人之異天耶天之異人耶聖不容言之妙而雄言之乃知雄者亦聖人

之徒也不然存神索至神之用者雄何自知之

唐虞三代之純懿論

帝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何則天下之心日競於偽而習於詐此非其外之罪也利害交蔽乎其中物日勝而心日流則其心之本真雜然而溷亂者決矣是以古之帝王先存是心於精一之地默全其粹而明著於用使天下發蒙解蔽可教可治而其道不入於駁異之域何者吾心自有真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矣隋王通子者知之故舉純懿而歸之唐虞三代嗚呼其傷時不能古而思有以復古也歟此唐虞三代之純懿之説竊窺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一氣之運然後知帝王用心不偶然也二帝之道元氣之未判也混淪磅礴發達萬物而不自名于萬物如是者陰陽邪一氣邪天下强以一氣名之不謂一氣之純其可哉三代之道陰陽之既判也有賞則春之熙然有罰則秋之肅然可以循而化未可指而議也擬之二帝若未甚純

然措諸後世則亦大純耳故陰陽雖具而天地無心刑政雖具而三代無心亦不謂之氣之純其可哉自帝王之後天下教治每變而每下所謂世主者漓其純詐其慝蓋亦飄風暴雨摧敗傾折陰陽之變窮於此無所復入則已矣故人偽之勝不息而帝之真不見是宜王通氏推純懿之道而有所思也雖然通之論著謂漢魏其心正其迹譎彼於漢魏猶未知之則於帝王知之宜未悉也何則唐虞三代之世有所異者揖遜征伐則其時

之異典謨訓誥則其書之異章韶頀武則其樂之異若是異甚者政迹也政迹雖足以見純懿然未足以盡純懿天下曷若退而深思其心矣乎彼其心真之所寓即純懿之所在也堯舜禹相詔以執中湯之臨民以建中文王之所以立民極武王之所以建用皇極蓋中極一物也而均不離帝王之心不謂之盡純懿而何故曰帝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惜乎王通子之不出乎此也嗚呼人之為心本於純懿一也不

自帝王有不由桀跖無然帝王不肯為桀跖桀跖不敢望帝王卒相倍蓰何也桀跖心本詐帝王自反之帝王心本真桀跖自偽之真偽異而狂聖分彼世主欲知帝王之純懿其可忘是心真也哉雖然天下之人能寓是心使喜怒哀樂之中節則在我之真必不喪其所寓者庶幾純懿矣彼秦之治喜之過則流入於任俠而不純漢之治樂之過則流入於鄉原而不純東京之治怒之過則流入於狂狷而不純齊梁之治哀之過則流入於

空寂而不純孰望如唐虞三代之一心謹治如出一家如交一臂哉有隋世道之區區通之及此言也通之念深矣

舜道形于夔樂論

大道不隱則大和不散天下無所不盡道則無所不盡和蓋道日用則和日著盡其和者固託乎樂盡其道者吾見不出乎君臣之間也昔者上世之君孰能之舜能之也上世之臣孰為之夔為之也方舜之盛命九官命

四岳海隅蒼生無不順帝之命至道之和豈特尊俎殿陛之間哉吾見天下無一物可以憂舜而舜亦無遺憂也昔也民望道而道著今也道既著而樂不施則舜何以自見于後世哉故舜之道形于夔之音而察夔之命即知舜之心相與以道而相寓以和是或擊或拊或合或止或賡作歌韶盡美矣而又盡善也嗚呼虞君臣無幽憂慘戚之意故樂如此彼既足以儀鳳凰豈不足以儀百辟彼既足以舞百獸豈不足以鼓舞天下也歟

成周以禮樂化多方之民論

天下之道振則興弛則廢怠則無及故帝王因禮樂以興時非因時以用禮樂也吾仰思上古帝王之所為今乃惜漢唐之自棄也成王之王周也救商民于水火之中若是其未止也然周公念之名公思之出于殷陛而加于訓辭非禮樂弗講也故多方之民卒無有剛戾難制之氣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吁是非禮樂之力則何力也夫天下方苦于茹荼之餘今周一旦與之太牢天

下孰不便於口體哉

唐治不過兩漢論

風俗者壽天下之脉也古之善觀人之國者不於形勢之强弱境土之廣狹於其風俗而已矣方朝廷清明君相明良忠厚之化形諸廟堂之上而純一之風扇於四海之表若是者其治也逮天下多事上下相繩淩犯之風施諸衽席之間而刻薄之習放乎四方萬里之遠若是者其未治也三代而下言治者予漢唐徐攷當時諸

君之所為與士大夫之所崇尚因以觀風聲氣習之厚薄則兩漢當近三代而李唐殆未也作史者言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其謂此乎愚嘗因是說而有感矣自唐虞而逮于唐幾千百年間共是天下世愈降俗愈漓三代之征伐不及堯舜之揖遜兩漢之戰爭又不及三代之征伐而況唐乎大抵上之化如此而下之俗未有不隨之何則感應之理固如是也堯舜三代之風俗姑置勿論然因堯舜三代而觀漢唐則唐之不過乎漢尚可議

也何者兩漢之世傳二十有四君李唐之世傳十有八
帝若舉其世而差第之則是論世之過不過而非治也
舉其君而優劣之則是論君之過不過而非治也所謂
治者雖繫諸人君而關諸風俗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
治必曰治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曰未治可也西漢自
高祖躄秦誅項取斯民於塗炭而撫摩之約法三章有
堯舜禹湯之典刑迨惠帝及景之世兵甲息囹圄空垂
髫戴白耕田鑿井於天日之下上而為君者清淨之尚

下而爲臣者清淨之習班諸唐虞雖不侔班諸三代亦幾矣是俗也歷武昭宣而未衰至元成哀平之世漢祚雖亡民皆思漢而光武得以用之天下大定退功臣進文吏名禮故老招致名儒因仍不改靈臺辟雍之設大射養老之舉汲汲然與斯民詠歌先時之政者凡以調護風俗而使之久也永元之後政令雖弛聲教雖微然陳蕃李膺范滂張儉之流相與出力而摧姦鋒終漢之世曹操不敢强民以亡漢正順之俗雖少衰而猶在也

故曰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兩漢之謂也唐自太宗取孤隋攘羣盜不數年而成帝業亦可少休矣然突厥高麗之伐不一日去兵雖開文學館召名儒言天下事其極於美教化厚風俗者何事也當是時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人指為太平不知治之效不在是也一堂之上父子不相悅一室之中兄弟不相容以之儀刑四海俗何由厚哉浸及中宗之世親遭母后之難娛弄大器傾倒九廟無一臣一子敢誦言者其稔熟見聞

如此也迨元宗親平内難幾至太平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馬餘粱肉而民甘糟糠木被文繡而士被鶉褐其亦有天下之念否安史之變河北二十四郡獨一真卿抗賊帝初不識也俗之委靡於斯見矣自時厥後重以盧杞趙贊之姦李訓鄭注之佞有一裴度不終用於憲宗之世一李德裕不能任於武宣之朝浸淫雕琢而唐已亡矣故曰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者曰未治有唐之謂也由此觀之兩漢風俗如此而唐如彼

風俗治之所關也唐之風俗既不及漢治其可過漢哉

雖然風俗者非一日之積也漢之所以厚雖文景等君有以成之然更戰國歷嬴秦去三代猶未遠此漢之易為力也唐之所以薄雖太宗有以始之然更三國之紛爭晉魏之擾竊與夫南北之戰伐隋氏之奢侈此唐之難為力也然嘗攷太宗之聖明其立法定制經紀設綱意將鄙兩漢而肩三代豈不能為其所難者卒之三百年治效不獨媿三代而又且媿兩漢豈非不能移定紀

綱制度之心而用之治家刑國耶嗚呼世之治亂乃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治亂在風俗愛惜風俗如護元氣此不易之論也昔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不忠之臣衞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皆因風俗而卜治亂者也學者欲次第漢唐之治以此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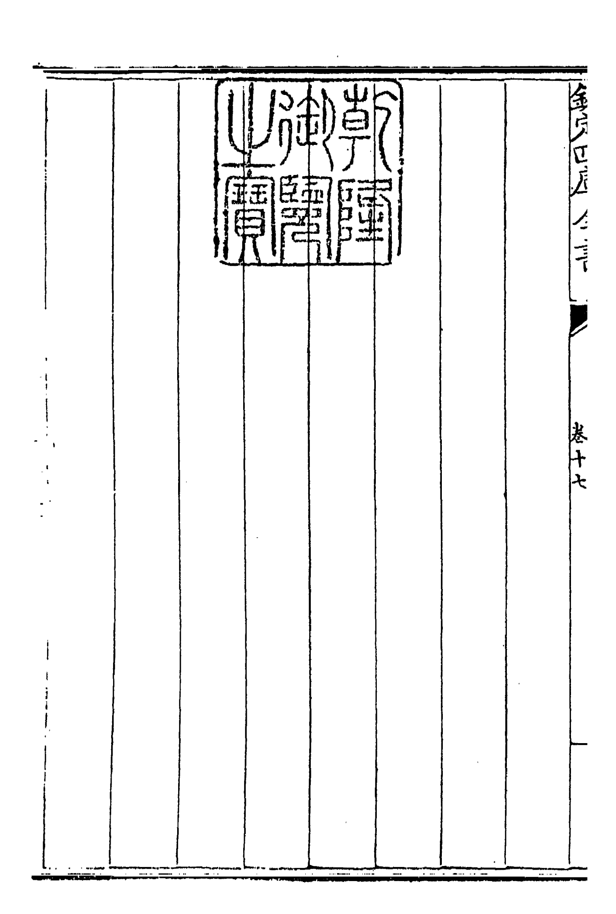
韓論

愚聞秦氏未嘗不求善韓也秦不得韓秦大不王秦小不伯如是者何也韓氏甚鄰於秦韓兵最少最弱國也

韓附秦不附山東韓憂在山東韓附山東不附秦韓憂在秦韓託國於秦則秦益重託國於山東則山東益重韓託國於人彼公仲公叔公子伯嬰之流日夜震動不知所出卒舉國而聽於秦惜乎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曉韓王而計其便也且異日者山東非無意於收韓而韓氏不聽也韓氏君臣計為近交者秦也而遠交者山東也秦之鬬韓鬬於百里之內山東之解鬬解於千里之內吾不親百里之秦而交千里之山東是秦必怨韓

下兵於上黨且亡韓矣此韓氏君臣舉而聽秦計不得
旋踵者也嗚呼秦之善韓真愛韓乎其亦偽者乎秦非
誠愛韓也欲結上黨君臣之交以亂三晉之耳目也彼
既事秦秦因挾韓以威趙魏趙魏見韓之事秦亦必舉
國北面而聽秦矣夫使秦不用寸兵尺鐵徒手而得趙
魏也猶其得韓也秦王號令于山東王名成矣秦何故
而不善韓也使明者得為韓王之計莫若與魏與齊與
趙與楚也東盟齊南盟楚内盟趙魏山東合從則東方

應無大變東方如無大變則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矣或曰東方合從秦遂不兵韓秦畏山東如此乎曰固也秦於韓氏不得獨戰獨利故也始秦欲取韓三川而深難於魏因以韓鬬魏然後起而取三川秦欲取韓宜陽而深難於齊因以宋啖齊然後起而取宜陽秦於韓不得獨戰獨利也而况今者出金錢走説士刑白馬則東方必無大變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矣故曰惜乎當世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曉韓王而計之便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九華集卷十八

宋 員興宗 撰

論

三史亞六經論

使六經失主盟於天下者史家之罪也葢六經實主于名教而諸史多叛於名教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然則為史者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奧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於天下此甚可悼也柰

何史臣反取遷固范曄三史謂可以亞六經揭為不公之論以示來者嗚呼安得吾言而告之哉且以司馬子長之才在漢元朔間竭其肺肝述秦漢故事自謂孔子復出令吾觀其書猶不及丘明遠甚則班范而下不論可知也請獨指一史記而言之則是非了了自見令夫庸懦之儒使讀遷之天官書則必曰其驗詳其旨深其舉事幽遠真得義易之體也雖比孔氏之繫豈為過哉使讀遷之列傳則必又曰觀其不虛美不隱惡不急急

於窮達究辯誠得古詩美刺之風也雖比孔子之刪豈為過哉嗚呼使斯人之徒而視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含笑而和之矣豈有白黒之辨邪至若淺見之士使讀遷之世家則將族坐而議曰昔孔子以隱之遜而首班于春秋今遷取泰伯而列之于傳首是春秋貴遜之義也不幾于孔子之作歟使讀遷之封禪等書則必揚袂而言曰昔孔子以三代之誓誥備載于書今遷取漢家詔令悉載于此是亦書録誓誥之類也不幾于孔子之

定歟嗚呼使斯人之徒又語以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喜跳而是之矣豈顧雌黄之當耶非特此也聖人作禮記樂記而遷亦作禮書樂書後来議者遂以遷于孔氏之門不啻更駕合轍殊不知諸人之許遷者乃道路之言爾非天下之公議也何則孔子之述六經本非得已觀其易編而三絶詩敲於一言書斷自唐虞春秋訖于定哀禮習于宋木之下樂正於反魯之時所以作六經者憫道之不行而欲託辭以載道于天下爾使後世之

讀易者知吾爻象之意而不泥於卜祝使讀詩者知吾風雅之意而不乖于美刺使讀書者知吾治亂之意而不膠于荒唐不根之論至使之讀禮讀樂讀春秋亦莫不知吾正道之歸此乃六經之至致而亦吾夫子之心也今遷之撰者則異於是觀其傳龜策傳日者其事類淫巫瞽叟是義易之所耻也其泥于卜祝孰大焉觀其刺晁錯美公孫刺三代之征伐美嬴秦之苛暴是古詩之所耻也其乖於美刺孰大焉觀其紀黄帝紀顓氏非

斷自唐虞之意是古書之所不為其膠於不根之論孰大焉至若序禮樂之制度則非孔氏賤鐘鼓輕玉帛之義序楚之世家則非春秋内諸夏外夷狄之旨嗚呼馬遷之記一家之史爾而牴牾聖人每每如此是知六經之宏贍豈可以諸史而亞哉愚故曰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為史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于天下正謂此也雖然劉向等常稱馬遷為大儒今猶為吾所不取則班固而

下是非謬戾何可當也且夫聖人之所重者仁義而固
則已輕仁義聖人所取者忠節而固則已賤死節聖人
惡于方人而固則第古人為三等及至蔚宗則弁猥而
不可言二子為史顧其胷中尚且顛倒況可望於六經
耶然則愚為是論而不及班范者誠得其職也

命者天之令論

人之所以受於天者出於其所同然天之所以制於人
者出於其所不知其然而然是所同然者一然也且人

而無命則不足以受天天而無令則不足以制人受于天出乎同然制于人出乎不知其然而然此令之謂也昔堯桀之為君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堯不有其命而行仁桀有其命而行詐堯傳其道桀殞其祀此天之命也孔跖之為人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孔不有其命而行道跖有其命而行暴孔之道與天地並跖之惡遺臭千載此亦天之令使桀跖之得是命也反而思之曰天雖予我以命矣而令實繫乎天畏之謹之而不敢

犯以待令之至則堯孔不難至矣奈之何命在我而無預于天此天所以揭其惡以令于天下也歟雖然天之命人以行吾之令而天之命君也使司吾之權是天之令于君盖有所託也成王踐阼而得周公此成王之令而周公之命也四國流言而王疑天大雷電以風而王悟夫不免于四國之流言公之命也天大雷電以風天之令也天知其命之不免乎此也於是出令以示之以濟命之所不及也嗚呼命者天之令其理不甚明哉

諸子言性論

諸子言性謂周孔以降無質疑詩書以來無定論無質疑無定論吾道誰與明哉夫道者何性為本也聖人不言而自合諸子雖多言無益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道成為性此豈本也哉昔舜得之以盡精一禹得之以彝倫攸叙湯得之以執中箕子得之以明皇極孔子得之以貫于一顏子得之以屢空子思得之以名中庸或精或一或倫或中名之不一而得性則一也

稼出于田或謂之稻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此豈三物也哉性猶是也奈何諸子不知一出乎此則入乎彼欲尊聖人而反卑之是可歎也雖然孟子之言雜于道荀子叛道不顧也孟子知杞柳之說故曰近道然指為善則可疑也夫善本于性而性非善猶水本天一而天一非水也豈可直以善名哉揚雄言其混則性似不純韓愈言其品則性似不一此不待攻而破矣若夫卿之言則異論而駭世者也世之聖賢如此其衆也天下之人如

此其多也卿皆以惡名之謂天下皆桀跖也可乎故卿叛道而不顧謂此也至若杜牧皇甫湜李翺之徒因數子而或得或失大抵非知性而言之以意而言之也今執事知性之天必有得于不言之妙所謂知言之人默然而意已傳諸生何足與聞之

聖人之書言行論

聖人之道與天參未暇以人議捨天而議聖人是惑也方天之運向為陽而今為陰向為暑而今為寒千態萬

狀不可名也然天道則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亦天也昔為行而今為書洞達淵奥不可名也然其心則一而已矣故陰陽一出於天道言行書一出於聖人後世諸子故從而别之以為書自書言自言行自行也是不知物自變而天不變諸子自變而聖人不變吾初無書言行之别後世因我而為之名在我者豈兩法也哉聖人之書言行揚子雲知之故一言斷之曰天也豈非子雲知聖人之一猶天之一是以徹告於人惜乎諸儒不測也

今夫大道其多門歟何其趨之衆而至之鮮也曰諸儒使至此也世有放其端而不之求或求之而不得其端甚者因以嚚而盜名故言者病書者惑行者不正也且吾之所謂端者何也一之謂也在天則有一在聖人亦有一也所以為一者難名若衆目而知天之一則千歲之日可坐而定諸儒而知聖人之一則書言行之要可坐而制惟其不知是以見天下之訓者曰如是而為書見天下之有辯者曰如是而為言見天下之有立者曰

如是而為行彼其皇皇惑亂不知大道之攸當在歷聖
非異心書言行非異物未可離一而求之也嗚呼離婁
不能以見與無根之目聖人安能以道與無識之人哉
昔吾夫子於是三者非區區以自見也不得已而見之
也行之所貫言則因之言之所及書則名之惟不得已
於三者以示天下天下亦以三者歸之夫子無心也曰
述而不作夫不作者是非有意於書也然尼於魯衛之
後則有書豈得已之書哉曰予欲無言夫無言者是非有

意於言也然迫於門人之問則有言亦豈得已之言哉至於有卓絶之行又非可以逆數而前定仕則進而無可無不可心則縱而矩不踰此又非鄉曲之細行所謂一善鳴一節稱者也夫以三者皆出於夫子之無意猶足以冠冕百聖如此則道之所以貫之者果出於一無疑矣然是特聖人乃能一門人不能也是以三者各有所偏徇而不具可惜也已子夏之後傳謂流為莊周之書非書也宜不得其所以書子貢之後傳謂流為儀秦

之辯非言也宜不得其所以言若淵若騫雖希其師然

睦若其後則望其奥而不及者也宜不得其所以行嗚

呼書言行所在門人偏狥之夫子自一之孰有書過言

言過行之弊也歟噫揚子雲於西京而有此言其意則

得之矣其所自為者非也彼其有書有言而投閣之嘆

美新之事則可羞之行也俗儒且不為子雲獨為之乎

雄欲以自高而益卑之甚獘皆起於不求其端故曰聖

人於此三者均示之意是乃深得於三者也

七十二賢論

周公之分憂與孔子同孔子之共樂與周公異貴為天子之宰宜無憂也然周公卒憂而不樂皇皇以匹夫老宜無樂也然孔子卒樂而不憂此則古今之大惑愚亦惑者之一人也蓋嘗夙夜而思因以得之矣至道公器也有其言有其徒則其器必傳其傳必久無其徒而自言之自列之雖聖人亦知其難哉周公之所以岌岌於周者有其言而無其徒孔子之所以無累於洙泗者言

足樂而有其徒也日月欲鄜煙雲蔽虧周公之初何以異此西土故國也而不安乎吾身管蔡吾家也而不知乎吾心成王吾君也而非大風偃禾拔木之警則鴟鴞之懼吾不保其盡去也故周公雖富貴卒憂而不樂者無與共樂於此也觀其命君陳命蔡仲命康叔益反復誥誡懼二三子不知吾心也嗟夫孰與燕居申申左右有七十二子之同心乎彼陳蔡一時之厄食不火琴不聲藜不糁者其憂不至若是之烈也然則無其徒而有

其道無怪乎周公卒憂而不樂也至若夫子之世則有大不然矣曰傅曰師曰保之位夫子雖缺然也然入而顏出而閔則德行有人左而予右而賜則言語有人可使南面可使治賦可使與賔客言吾不知其輩之幾也當是時竊窺光華之末而託迹於道德之場者皆諸侯之畏仰而天下之望人也其最門人之下列者如公西華如樊遲邽巽孔忠孔蔑顏路之徒猶能脫去軒冕而與吾共樂其樂然則既有其道又有其徒則無怪乎孔

子卒樂而不憂也嗚呼不覩周孔之故不思至道之難何以知聖門之徒不易得哉雖然孔子距今之歲不啻千祀向者冠帶執經之士寒餓於陳蔡之間者今郡縣廟而祀之矣向者簞瓢舞雩之徒悽悽於杏壇之上者今五等或侯而伯矣然則夫子之於七十子也至道之公其生與並樂至道之傳其死與共祀韓退之所謂巍然廟堂當坐以門人為配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彼其有以深知夫子之徒歟邇者主上聖政之暇取夫

子七十二賢以次賛之所謂以聖樂聖者也雖夫子共樂之徒亦形容於筆墨之妙奎畫昭回炳煥天下可謂盛矣故執事舉以勵諸生雖然以主上聖學而發聖祕故於七十二子探討尋繹皆無所遺彼馬遷雖博洽而是非繆於聖人班固素知之矣宜乎遺陳亢琴牢之人也彼家語雖富贍大抵雜以戰國之詞世久疑之矣宜乎遺曰根曰寮曰瑗之人也嗚呼衆言殽亂折諸聖人聖製不遺如此誠足以折衆言也蓋嘗論夫子之道猶

海也諸門人振其維檝而求涉海者也人有涵泳聖涯之意特未知海之淺深耳故夫子共樂者至七十二人而達聖心者蓋鮮矣然而達者顏其人也故推曰回也不改其樂君子然後知夫子共樂之徒惟顏氏有真樂也

黨錮論

聖人域天下有道雖千萬億世而未易輕動豈其為術虛誕惝恍杳冥而不可執守歟抑亦有至極者維持其

間而不可易也蓋人生性情之始猶水之始也方其分散四出各循其故則被冒萬物而可至於無憾惟其有所衝決蕩溢而失道則横潰直裂而無有底止求其安行於中不可也嗚呼是豈水之罪哉流之不中而激之者之故也故夫聖人六經之道要以範圍百世而歸之極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用世亦如此而已矣今其道見於書者皆執中建中用中惟皇作極之文周旋反覆不汲汲於為異以振驚天下而天下卒以大服

於此者中力也其見於易者亦亡異乎書之云也卦而
象象而爻俾君子精微純一而有所法守者亦未始離
乎中也其道虛徐曲折而當於義凡此人而此為者也
則吉則有慶則无不利未有不麗乎中正者也非此人
而此為也則凶則有悔則无攸利未有不遠乎中正者
也是中之道四布於易者甚密如此若夫為之節文為
之訓導君子雖怨而不至於害小人雖憤而不至於亂
止乎禮義而警乎襃貶於禮樂詩春秋之書又所以黙

具夫中之吉而消天下之異論是六經明著乎辭而見於用無所往而不中周衰天下不由大道其學縱橫非僻天下莫知其當子思子則見而嘆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當其時盜名苦節之徒不難於蹈白刃而難於中庸則中之至此也可易為力哉惟其得之難而見之不一也則天下之士自激為介而失之高自卑求佞而失之汙智有遺謀而不足用巧有餘技而不足施其禍浸淫於戰國天下駭然以亂而蕩然以衰秦者攻

戰之餘也其敝固無如何至西漢之起天下固有望於先王矣而一時之君不為碩大悠遠之圖不知乎中之實失之錙銖而其漸卒至於不可振偷墮苟且是以其子孫喑喑默默使公孫張禹之徒布滿朝廷彼無所往而不為佞者即孟子所謂無所往而不為原也而中庸於何有哉西京既以鄉原之俗敗天下東漢之際仁勝之士知天下之治頹墮散渙而久不立也起而承之以為朝廷非翹然有所振刷念不足以收天下是以諸公

操不循常之行曰我能是我能是是足以有立矣其道
沽激而不止耿介而不覩雖無世俗抵摧嗜利之嫌而
好名之獘不殺也葢天下之相遇不得其平則怨怨起
於爭爭起於好勝而好勝誠足以亂天下彼黨錮之士
皆好勝之獘流為不中而激之者之過也使當時之人
皆恊于極破鄉原之獘而不入於狂狷其道循循有制
而無決裂狂介自異之意則漢室之禍必不至若是烈
也然則不得中行而與之致黨錮之欲存漢者乃所以

亡漢也歟或曰黨錮如膺蕃之徒任天下之責歸之固也其餘名勝千百非盡負天下之責可深責之乎吾曰不免也聖人復起亦必深嫉之而已矣蓋中庸於天下大本也達道也所謂黨人言行既戾乎中庸已矣吾豈以人人能亂天下哉實天下之亂所從出也昔者太公治齊齊有二士制矯激之行國不可得而祿君不可得而臣太公聞之曰嘻國不可得而祿是望無以為賞君不可得而臣是望無得而罰賞罰不行何以君為哉其

誅之齊誅二人而國靖今黨錮制行名之則不進不名則或怨漢之賞於是不行分黨與立名字私標榜漢之罰於是不聽賞罰之所不及此黨人之所以自高太公之所深惡之也故曰聖人復起亦必嫉之而已矣嗚呼天下制行當本中庸慎無若黨人猖狂敗人國哉

九華集卷十九

宋 員興宗 撰

記

善善堂記

太上無善其次以為有善其下樂名乎善所謂無善者蓋無善名者也惟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人無得而稱焉天下之善獨歸之此所謂善善者乎其次以為有善矣故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

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伸此者也唯其身之故其有也其下此者君子甚病矣以吾之善蓋衆人之不善故引善而自名是乃不善也東平大夫宗家以善福子孫蓋數世矣然其善亦太上之難名者也因其宅所新而堂之謂之善善蓋以無心而逹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者以詒子孫也叔氏可無勉諸傳曰善善樂其終蓋掩其惡寛其後之謂也善善及子孫蓋禮其人恩其世之謂也斯非太上之難名吾有憾焉叔君如以斯善為

難知世之儒者反及之乎叔[redacted]試往藐姑山見至人焉往問之愚言殆合矣乎丁卯[redacted]月姪九華子淇記

望仙閣記

紹興甲子淇之成都從東郭[redacted]氏游叔氏曰若自山之所來耶對曰然叔氏曰鼇山[redacted]故所也今山之壤孰膏孰荒而山之事孰有孰亡士[redacted]津耶孰嚚孰良孺子知之盍議其詳淇曰惡叔君奚[redacted]之問也且成都樂都也始祖大夫郎中君樂之而安之[redacted]經世且三矣夫樂則安

安則久是謂俗化俗化者俗遷者也而又奚思于山叔君奚山之問也叔氏曰余以若為可以言然未得其妙也且若不聞敖接二子之事乎曰敖接之事奚若叔氏曰昔吴有敖子者去吴而宦越越有接子者去越而宦吴二子翩躚焉而不歸望望焉而思吴越也東南之士交譏曰二子病矣不如兩忘吴越此在越而忘吴安知越之不吴彼在吴而忘越安知吴之不越如是則處越猶吴處吴猶越也二子曰吾緣乎今入吴吴冠入越越

裳冠裳可更於吳越也俗化也入吳不無越夢入越不無吳夢夢不可錯於吳越也神交也故當是時敎子樓而望吳接子樓而望越望雖弗極亦神交而已矣其曰然則叔氏令也何如曰始吾東郭是宅閣而居之者始祖郎中君也謹而司之者朝而斯夕而斯先君其唱而我其繼也余日夜而望仙山人雖不余知山之靈獨不知乎余猶敎接二君矣余與山之靈神交者也其曰大哉望仙之義如此乎請遂歌之乃歌曰山之上兮飛泉

山之下兮龍淵以為可得而望兮則山之又山不可得而望兮則髣髴乎吾前矣雖然吾神交兮吾無言斯乃所以為吾望仙也後三歲丁卯叔氏速記故以嚮者緒言記之六月十日姪九華子某顯道記

清賢堂記

紹興己卯某奉使者命覈實茶事道永康之味江綿州使君先致其為臣歸老即養其子吏寺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脫丕訓昧沒因從使君質問指授其繆殆六七

君從容語某曰故約記清賢竟置之邪某謝文學褊陋
文質無所厎未能奉稱君督遣約其敢辭以故景祐中
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自布衣同門學相友
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屢進美仕之貴近中郎益
退若驚謂高位實疾顛不顧升周旋郡邑吏作歌詩為
時冠官東海郡别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慂以官
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儒師以詩祖
還忠文職内相官少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

十年使君克繩其武掇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
某記之乃今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槐節操清介避公
輔位若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翁若濮陽子永昌文行
高潔若唐河内公道學化閫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
牢辭厚禄鍾美於中郎則清也其素所蓄積也又若諸
孫及曾由科第進者十餘人而御史君斥姦慝黜遂中
執法論事忤益公檜合州先生為時文宗使君躐膴仕
止足勇退不曰賢乎以是記堂允夫使君曰美矣哉君

之訓乎夫士進為仕抑為道朱輪華轂縻紫佩玉乃呰窳偷生大庭廣坐喑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宜達者是賢乎如或知爾得行道焉命也足不足辱止不止殆由禮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逞可用無位不以耻命也斯二者君子弗彊能先曾君子東海肇視事已賦景疎樓上景疎人之句其目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穡田既勤數菑在所陳修成厥厥疆畎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塈茨成厥宮寢名堂曷以茲其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噫使君

起儒生致位四千石徳行醇備至於黄髪罔有愆淑聲
遐聞三蒙聘名畏盛滿不趨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
弗貴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墮其家聲為賢㫖哉請録
忠文全章以貽後人使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
乞身歸老舊林泉須知朝路抽簪後不要鄉人負弩前
儒素生涯圖史富官清門户子孫賢羨君此去渾無事
滿眼青山劒外天四月既望三嵎貟其記

漢嘉李氏林亭記

江而州於蜀者以十數嘉爲善嘉之城可行樂者以十
數郡之西爲善薄郡之西左控萬景前倚西林陸斷崗
出俯顧萬井有亭其上爲李氏宴居焉者則其又善也
初李氏子沆清叔者賢而有文予以吏就食此土聞李
詩稱異甚既又與沆處獨愛其詩言累累秀出也則又
言曰吾子之詩其何方之依何學之從將亦有助矣乎
沆曰僕非其人也雖然僕方倦外而欝中言覺覺而無
助也而令有欲助也近者厭伏于灌莽而求脫乎氛埃

以為雜處蹊隧窮茅茀草之間俾吾發言而為詩則狹靡墮陋弗完弗善者可知也因即與絶危磴樹亢爽覆高而繚横摟于是亭于是凡以賓日光之出沒瞬江流之下上窮雨暘之明晦萬類突進巍然隱然有智者莫可既其狀也以是欲寓吾之見而陶吾心久而又久則僕詩殆其昌乎先生以為何如予曰然世之人意有所寓則樂不寓不樂也居約之士寒餓切於膚何心乎卜築以寄幽暇恢詭之觀孰能有此以寓其樂膏粱者其

樂可以有此也然或棄其樂而不知所寓今子之處既有所寓而得所樂子之於樂全矣而詩於何有是必能詠情性而廣興致也子之處此固當沉曰先生知吾亭之樂之寓而不能名吾亭哉予曰有是乎徵吾言而名乎亭者寓也亭觸乎境境觸乎心者亦寓也夫寓何往而不可故敢名其亭曰寄爽之亭取柳儀曹所謂曠志寄高爽此志之寓也亭之陰望乎原邑曰延搜之亭取少陵所謂廣原延冥搜思之寓也樓曰湛暉之樓取儀

曹所謂星漢湛光𪱥目之寓也樓之右水天相永弗可紀極故榜之曰納納之軒取少陵所謂納納乾坤大量之寓也且子既以是而寓子之樂而時發於詩後之人必有求全乎詩如子之寓而同子之樂然後知子言此者之不為過而不遊此者之為可恨也淸叔勉乎嘗試以是推之紹興庚辰七月望日三山貟興宗記

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

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風郊月榭竹蹊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逹官每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瓌奇清麗杳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盖障誠不當庳其式陋其名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閒來容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遂逐

物戰於外志草於内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弗正乎名弗敦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甞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日顧外景之不常忽往忽來遊冶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乎曷若同䆘外緣深稽政本畦壠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壟悠然而深思注然而繫望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

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
景而存不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
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文
合侯笑曰琯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
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為其州者凡幾
其宴適能先民後已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勤勤敦本
如房與侯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鬬怒箕
斂耗虛之際必非辭寄輿遂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

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潼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當世其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湖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吏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任公來虞兮政則為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亭亭乎歲流千萬兮民歡樂之未央也

隆州新倉郡樓記

隆興元年有司言隆山郡于西方其稱甚遠郡之鹽利冒于西蜀其貨甚具是不當得廢臣謂復故便有詔曰

勿廢三年以赤城何公為其州公言于官下曰日者陛
下思此州俾沿其舊而不肖者待罪於是亦惟茲三嵎
聲實孰劇孰易賦之歲給有幾給而不裕者幾何槩吏
若民頑否從令不從令者其何縣里也子則郡人吾欲
子乎咨之子笑應曰大夫無為是纖悉之問也大夫曷
則古之吏所以厚齊魯者往厚吾邦其亦庶乎可也從
吾四境之分其城倚乎大丘其隍因乎谿其嵎相角相
負因以三之巔崖扳虛軒豁四露各狀異態星華之所

動薄煙雲之所奔放若犖乎廬阜實乎衡麓天台天柱之峯斂南東秀絶之氣而冠襟以此嗚呼岷蜀天下壯矣是又蜀之壯者也且其地穹以厚故其民樸其田險以确故其產微其道非四達之衝故巨賈稱息者不至而至者不留其民居雖飛廬薄巷繩樞甕牖有比户可封之風若行可考雖賤不廢其行不治雖光顯矣亡所尊加其歲時伏臘蜡社之節壺奕樽酒酬嬉之聚則來者盡禮而去者盡情郡縣一或下令則長老子弟相與

嚴恭雖不早夜誦憶法律而循理愛身之念不至與法忤也間有回蔽淫暴怙氣賊墨弗信弗欽千萬而一肆者則士相與推笑之且曹辱之必曰詩書吾習也禮儀吾故也捨習不順棄故不祥爾此居而忍此為乎此非獨吾父兄之辱辱吾溪山矣則又極口反覆折困使其人面汗騂羞盡悔乃止其俗大都如此盖他邑有未必能然者而吾州獨然至于今亦莫不然也故其氣著之久則為商為技為農欲薄而用節最為近古為士則術

術施施而亦易善至其才良異等則動能研古今商成
美出議明壯本於揵爲故治諸老風流之舊于鄉于朝
于天下相次馳聲甚衆今也又偉焉者矣其名字暴夷
夏勲業暴王室浩乎巍然衆指海内重人者是又吾邑
子也大夫不知之乎公笑曰誠然吾因其俗簡其節薰
漬教義其弗返者而後繩法之如是則可乎予曰公能
有此公必辦治隆矣居年餘既至恩順浹下州以無事
又明年政成則取賓寺之漫滮者闢而館之賓至有所

神之後王命者章而號之神以寧嘉至緇徒之涸其栖者井飲之病其汲者鹽庾之之蓋障者隨以顧指悉更悉治咸中誼理一日閒坐郡樓且瞰大路則俯而笑曰是側行旁跨者是何為者也州之人莫不田於斯斯豈人情哉昔者四方之賓來或譏其危或病其隘意其在此乎我知之矣我不終草是則非政也於是命直州驛之下宣闢斬刈屏榛與莽使薪不得囿而石不得叢梯為大岐翼為巍觀又以頒春宣詔二亭相之三隅横前

石城障後然後州之平崗秀壁靚觀遐睨聯絡下上閎
大恢傑亢爽之觀畢赴于左右雖以覽者不厭行者不
勞而有知者亦不得而狀也蓋自觀至亭總為屋凡若
干區自討材至葺植凡若干根自伐石而給甃凡若干
尺自命工而至斷手為日又若干焉其始則民皆不知
及就事民知之矣一出縣官之餘費民遂不勞而竟若
不知也州之人以是德公而公又不以為德斯已奇矣
或者謂古之為國其有令德令聞致遠以為明矣不聞

其以土木也一有事焉因民而已矣故民必以久而後安役必以安而後動動必以禮而後服自非然者政之未舉雖土豐木好焉君子亦弗取也而況乎門屏道路之間哉其亦有足為歟嘻是不悉乎君子之舉錯者也君子觀不易朝民不廢務工不後時役不畔義皆古之道也其在先志則魯有庫雉二門衛亦有庫有皋得此誼矣彼二國者非為是快心者也於是出政令謹禁防時啟閉國之耳目寄焉雖周公康叔所不能免也而況

後世乎昔單襄公之過陳曰門户不除道路不可知是棄先王之制也陳不國矣已而果然彼周公康叔之所以為國與單襄公之所以覘人之國莫或捨是則知門墉道路之制靜以一衆目動以教民利所從來遠矣如之何其易之也令公既以儒術飾吏勸治千里莫不歡心而又營度墜緒易獘為功周焉如此是志也不猶魯衛之故也乎予職太史氏而使邦君之美且落寞焉予之責也乃紀州民之言而敬繫以詞曰隆隆維山州以

聲之復復維艱維仁是依有來令公帝命自東政洽于寧不奇以功嶕峣有隧險極而圮吏百其臨莫肯具理公曰嗟嗟父兄其來其易故常于觀于臺財匪爾即力匪爾極奮自府州以究爾役人拜稽首公澤我厚煥玆厥成爰衆之有梯石聯聯級柱軒軒我樓我躋我顧以寛公才莫既媚于千里敢人之難俯仰有偉誠率是道于公于卿厥施有遐可爍度程嘻公有時入吏王國匪令私公邦人是職

明碧軒記

隆峙山而郡郡周望四注聯絡隱見幽幽而相際者皆山也走郡東南六十里泉則泠然以清峯則環焉以疊所謂石馬者則又山之祕邃秀傑者也先時州君子丞相何公偕里士楊公飾風流文誼往來於此楊闢軒于其室之東遥岑排青遠目可放丞相曰是名明碧迺稱耳蓋稽韓孟聯句而欲以云之後歲老矣軒日以敝而名日以晦公飾子雲卿則顧而嘆曰嘻軒之敝在此是

吾先人之所以闢丞相之所以名是殆不可易也顧謁記通人軒則不沒矣因來有請余以病倦爲觧于再于三而不已則遂告之曰吾子來子知觀山之樂乎如知之則足以識之矣且丞相三嵎大人也棲棲窮年一日振纓而聲在九州非必意於因山者蓋因山以寄意耳類有得於茲軒之助者也吾何足以盡之凡天下之物廢興動息浮夸變現忽來而驟喪者皆遷也故物窮而化化則遷矣物之不遷者不遂而化者也今子目力之

運試窮諸山山之爲物薄雲天挾光景伏虎豹而翳飛走出沒日月徙倚今古無常形而有定質者是其豈遷者歟子窮至質之不遷然後知明碧之無爽而丞相之心之識有定在也世之徙倚傍徨激越乎毀譽勢利之場而不知息也不思形寓之無常與物化之無日則衣冠漸化爲桎梏勢位漸化爲邱壠彼猶身安之而不自察曾謂有知於山而樂之乎使其得日獲東車於是而隱几於是也其目之所寓眩亂覆雜竟無得於山決也

彼其權利蕩摩五色無主方時自處其處也安見山之所為碧憂態横生襲後盈前方不自見其見也安知目之所為明若是者其於明碧竟有得乎抑其無得也如知其無得然後知此軒之闢非静而不遷者無以寓其觀非寓觀之樂者無以得其勝非丞相主賔容與之久無以畢此樂此勝也予既伐諸石而措諸壁敢為誌之以廣丞相之意以為寓物不遷者之好則大善矣丞相名㮚郡人予亦郡人九華貟興宗也隆興元年中秋後

二日記

任亭記

乾道丁亥括蒼子劉德廣以太學博士去官於其居築亭曰任且以書徵記於予曰凡我之生所以衛吾慮拂吾心憂奔吾於得喪利害風濤險棘之場是當有賊乎吾中掩乎吾外者非耶吾不得而原也自令使其入不訢其出不距陶陶自遂泛若而躬順之吾亦無往而非任也如是抑亦可乎閒觀夫少陵有所謂乾坤任此身

者惟甫也賢彼其有以安於此必有以樂於此也吾亭之築之義其取甫哉噫信可謂善遊乎天地之間休然時自適其適也請即予所以然之名而告子凡子之於任子能知之無物不任我能言之子既遺物而任子身必將反聽而任吾言天地之初未與衆萬之相關也巍乎莽哉俄而有焉有體有象有數有推徙四時動蕩回潏之變俖俖施施一任乎大化任者既不可知矣其始亦不自知其任也形氣之相遭欝泄之相磨然後飛潜

動植圓斜小大祕怪恍惚生息之物於是焉資之彼既各足乎形各遂其分也雖欲不任安得而不任是豈可以智力角哉而况乎聖者明者賢有識者位乎其兩間素有囂然樂道之實靜而中動而有節充之以廣伸之以大而形之以不可不止此則舉無不任而任無不終者也是獨異於風中之竹乎披拂偃仰當東而西當西而東隨順者久而衡逆者折此非不歲不寒之故風乎任不任之故也君子抑亦可以循其本矣使我與世相

忘天與人相一義與命相權夫然後任可幾也子知之乎雖然至道者君子日用之器也器日用而升流覆墜不與之遺迹若遑遑而不自任而其形則羣於人而運於天也是又任之之妙也至此則子能知之而不能言矣子必欲窮斯言乎當訪黄帝仲尼歲戊子二月旦西蜀九華子貟某記

池州改建南泉承恩禪寺記

乾道四年天水趙公富聞守杭州政成有旨擢荆湖北

路轉運判官先是池多名山陂陁連延深窈粹秀浮屠從而宫者半之距郡七十里寺曰承恩由來廢墜富閬披圖側睨而嘆曰嗟乎是乃古佛塔廟所謂南泉者也是何從廢哉且是導師昔在過去有唐貞元於諸禪那最為第一為超三昧法門為説無量妙義為度無央數衆為成一切種智久居是山成如是刹假使更千百刼世間諸所有相山河可摇大地可壞灰刼可盡此師此道不可没也然則是諸國界現莊嚴地護持增飾我敢

怠乎閱數月乃偕倅貳堅決衆疑乃命大長老號曰善
崇再主靜席建大法鼓爰集法衆取諸廢寺福安清修
及諸廢塔若龍泉等園田稼穡木椄桑棗種種上妙不
假語言共成饒益又出本末授諸九華居士令具贊記
如是三請無有窮已居士聞之作而應曰善哉大夫成
如是希奇功德未易有也然自我聞若彼導師與諸佛
祖同一性住無取無捨無成無壞而況世諦土木緣假
忽興暫廢其足徵哉大夫亦知之乎且佛性海妙湛圓

明猶如虛空彼虛空性了不可摹則是南泉了不可記
世間筆墨同假象色同名為幻欲識南泉無有是處且
彼導師平常行道五十年餘常作是言心不是佛智不
是道道不屬知因知衆生種種妄執執物為見執見為
知現顛倒故知者為病不知亦病說知不知病悉如是
有能一日離大障惑住大解脱我當許與此大導師同
一目視同一耳聞同一機發同一性住乃至同行同願
同說不說我境俱融不知我之為南泉乎南泉之為我

也如是導師不遠我矣昔世尊謂文殊曰如汝文殊不
應說言更有文殊然則覺照蘊空之餘平等行願之海
衆生無量法性無量真諦既各具南泉矣迺復紛紛更
覓南泉乎大夫其勉之富聞笑曰極矣妙矣吾因世間
法得出世間義因茸導師既墜之寺遂識導師不墜之
相是知此刹示現永斷結習此刹光明永遍塵刹是皆
導師之賜也居士其預有焉居士即稽首翹望為說偈
言世間種種顛倒想興壞取捨非實相本來真覺覺妙

明實無身心受生死有如無病體陶然醫實誰遣療病者我觀南泉坐道場說不是心不是佛是聲時寂寂時彰百萬妙義一時墮了無針鋒可入手天人鬼神不敢視奔走趙州喪黃蘗馬駒蹤跡轉光焰一說遍說無量說究竟舌本無不動非惟彼相不動故山河大地說熾然乃至滿八十小刧循至億刧不思議導師常不離本座聲音妙義悉現前我觀承恩舊殊勝藏是真身無惱壞華林寶樹日放光如何上慢增濁撓類一精進過量

士生自天支露悲愍園田林植衆妙具俄頃令復鐘鼓
緣莊嚴是刹照塵刹悉顯南泉無量義若云是刹非真
實善財樓閣亦非真佛子欲徹南泉機當作是念為正
念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聖人觀萬法而返於一而其極也一足以涵萬流行散
徙揮綽洞達上足以抗太虛入窈冥下至於融八紘内
外萬物形狀變化之情人愈即之而無窮也測之而無

得也逐之而無及也浩乎巍然詰其何自而一與夫一之所以運量至此伊誰究之而誰識之耶意必有虛而明圓而靜返流全一者之得之也昔者吾窮乎西方之學以為莫尚乎體復於一以致用所謂觀音大士者最其全一者也彼由聞而心圓照物未至而心自融心未起而聞自具衆機不張而一真内澄是以聞薫聞修聞所聞盡非有萌於物而有意於聞也衆萬控溥舉不外吾之聞此其所以為聞也歟或曰吾耳之性猶聖賢耳

之性也循聞之本非自外出非不外入也何獨大士云

耳哉然衆生不復於聞而大士獨曰聞復何謂也曰是

非天下之所能備也衆生以心緣撓心吾聽内謬則吾

真内賊孰哉鬱鬱乎是其中有弗一者乎今吾試窺諸

天地之間虛空與一氣之相遭而律之本於是焉生彼

其樂之融於中而泄之金石者天下非固求聞而有不

能不聞者也其聲氣之接徐疾奮蕩往來僨起之變善

聞者運聲以契妙契妙以合一渾渾洋洋吾不知因聲

而後有聞耶因聞而遂有聲也是二者其真為一乎其異耶若使衆人雜聽於康莊之逵心之不寘而境之衆多也雖九奏乎吾側清者濁者疏亮者直而條達柔而蔓衍者吾先兆乎常變作止之意爾執一則廢二執宫則廢羽執羽則廢商始焉心迎而距終焉聽雜而流若是而自名於為聞其果有得矣乎抑其無得也知其無得則知衆生流浪為聲所蔽既以倒聞為機蓄聞為誤至於六用迷惑而不可正者斯已矣故夫古之聰聽於

樂者必返於聽之初形充空虛其來無止其去無朕了衆樂於寂然之初而後衆音之所不得遁此天下之至聽而君子充其類以治性者也然則至聞無聽而後爲聞而况聖賢自性聞之者乎令彼大士以一精明而離二生滅翳除故聞復則道惡乎往而不聞聞極故圓妙則聞爲乎往而不可真聞現前而十方平等雖一佛二佛以至千萬億佛同一慈力雖一國土他國土以至恒河沙國土同一悲仰體於無窮而化於無垠大士之本

聞猶未數數然也烏覩所謂贊其聞矣哉成都金繩禪院主僧道如者喜誦大士之教以為金繩之地塔廟勝處也觀音之像闕焉於是慼焉以憂敕工具衆寶香檀摶土為像衣金螺紺朱琵炫耀法帶卧具玲瓏究轉與夫前施後列逸浪層巖恍惚怪怒祥雲瑞霧花葩竹石青紅晃蕩疎曠簡遠之意率皆匠之於心窮之無端而視之無涯神施鬼設豈所謂融於受勃然應沛乎其技之妙而妙竟不自知也異時觀音或因像致禮因禮生

悟其不在茲乎陵陽貞碁見聞妙麗即爲著大士入道之因且繼之頌曰我觀世間人種種患無明一根不銷復六用自成障聞既不可得況有聞聞者譬彼遊都城忽聞衆樂作鼗鼓及鐘磬柷敔諸瑟琴是聲本涵聞非以聞故有而諸妄執者先修聲所在即聲以爲聞是事非真實如是倒聞機未發聞變滅循聲故流轉旋流獲無妄如文殊所說稽首觀世音不住一切相覺窮聞自融聞性圓滿故心精既遺聞是則真聞者以致無量劫

及恒沙國土皆以聞攝入名究竟圓通我今釋塵勞敬禮光明像願一彈指頃修證亦如是